

知和行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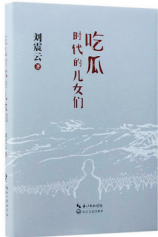
荐阅书单

海航日月旗舰店
海航大厦店
国秀城店
江南城店
万绿园店
远大店
国兴店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从《单位》《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的小说始终紧贴着时代气息，反映着现实社会中的荒诞、戏谑和吊诡。那些被熟视无睹、鸡零狗碎的日常，或者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轰动事件，都可能成为他笔下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太过贴近现实，读者很容易从中找到亲近感，也能轻松捕获其讽刺和悲悯。

他用喜剧的方式写悲剧，用幽默的方式解剖社会 and 人性，挟带着王朔似的轻佻，却又不似那般玩世不恭。不得不说，刘震云是操弄文字的高手，四两拨千斤般将沉重的故事说得透彻好玩又惊心动魄。



作者：刘震云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时间：2017年11月

《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

此书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的代表作。他在剑桥大学毕业后到欧洲游历，亲历法国大革命。一开始他认为革命拯救了极权统治下的平民百姓，后来革命的残忍让他改了主意，于是回到英国乡下湖畔生活，此书正是他回到湖畔后创作的。

这是一部自传体长诗，开始创作时华兹华斯才29岁，历时六年完成。讲到他幼年求学、剑桥岁月、假期生活、阿尔卑斯之旅等经历，但这并非他要表达的重点，他更多地是要描绘自己心灵的风暴，包括对政治、人生、艺术、自然的认识的转变。他歌颂自然和乡村生活，看到自然、精神、心智的统一，认为心灵最重要的属性是创造性的想象力。华兹华斯常被与稍晚于他的美国自然主义作家梭罗相比较，两人都在自然中寻觅人生的哲思与文学的灵感，同时又对社会变革有着深沉的关切。



作者：威廉·华兹华斯
译者：丁宏为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年10月

《草间居游》

这是一本图画书，画中的“主人公”是一些白袍长袖的小人儿，他们只有拇指大小，出入于案头花草器物之间，借瓶为山，截枝为树。虽然画有古风，画中人却已不是古代雅士高人的样子，他们上蹿下跳，在微观世界中悠游自在。作者鱼山是一位喜爱园林山水的建筑师，他的这些小画脱胎于山水园林之研习，闲时戏笔，把宏阔山水置换为微小的花草世界，关照的依然是人的身体在山水间的居游之乐。当看到案头清供、花草盆景都成为“卧游”之景，读者或许也能从身边找到寄托生活理想、进入自然的途径。



绘者：鱼山
版本：活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时间：2017年10月

《淡之颂》： 味外味，景外景

文 | 林颐

中国古典美学博大精深，内蕴丰富。《诗品》云：“汤惠休曰：‘谢(灵运)诗如芙蓉出水，颜(延之)诗如错彩镂金。颜终病之。’”宗白华先生说，“芙蓉出水”和“错彩镂金”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自然可爱的“初发芙蓉”隐隐然居于上。

《诗品》出于南朝钟嵘。魏晋时期的审美趋向，以回归自然为普遍追求。究其源头，老子主张“无为”，尝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亦言：“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溯流而下，李太白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也有“直取性情真”的诗句。苏东坡认为诗文最高境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一路缓淌，至王国维评意境，“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平淡至真，悄然道尽人世沧桑。

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命题，也是区别于西方美学的一种独特品格。

这部《淡之颂：论中国思想与美学》，是法国哲学家暨汉学家朱利安(或译作于连、余莲)的作品。从标题即可见他对“淡”的崇扬。

启蒙哲人伏尔泰在《论荣耀》里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法国人曾经创造“中国风”这个名词来描述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法王路易十四是“中国风”的崇拜者，他的艺术品位很接近我们的乾隆皇帝，喜爱一切红艳艳金灿灿亮闪闪的东西，刺绣的丝绸幔帐、真漆柜子、金丝细工饰品、特列安农瓷屋……富丽

堂皇且充满异国情调。

“中国风”代表了法国人的中国想象，但其实与中国的传统美学相距甚远。朱利安谈及罗兰·巴特的中国纪行。巴特1975年从东亚旅行回来，他用寥寥数语表达其看法：“中国很平静。”不是“色彩缤纷的”，而是“平板的”，是“平庸无奇的”。虽然“友善”，却不免“冷淡”。朱利安说，重读巴特那篇《中国怎么样?》让他感到惊讶，虽然当时的情势特殊，但巴特作为哲学家对中国的理解显然过于肤浅，缺少纵深的，以及更宽广的理解。

淡，不是冷淡，不是平庸。叶朗先生在《中国美学史大纲》里说：“‘无味’也是一种‘味’，而且是最高的味。”这是对老子所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阐发。朱利安说，从思辨的观点，那被认为是“平淡无味”的事物，岂不也因此被揭示成最有色有味的事物吗?因此，朱利安认为，应当在可感的范畴之中，具体地去认识中国人所谓的“淡”。

淡之颂，颂扬什么?

淡的山水。以倪瓒为例，块石荒树，野丘孤亭，与水之空白呼应的天空无底的澄清。

社交中的淡。以孔子见老子为例，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性格的平淡。结合中国伦理学的表述，“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

沉默的音乐。自先秦礼乐之“大象无形”说“遗音”，说“余韵度江去，天涯安可寻”，说“月出鸟栖尽……曲



《淡之颂：论中国思想与美学》
作者：「法」朱利安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年7月

罢秋夜深”。

味外味，景外景。说饮食之道与感官的相通，视觉化作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诸般种种，淡，融入中国文化的骨髓，融入中国人的传统生活。

朱利安尤其强调“中”的价值。这是“淡”的意识的哲学根基。朱利安说，对“淡”的看重跨越了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界别，不只是出现在道家对圣人的歌颂，同时也可见于儒家对圣人的描述。他援引《中庸》数语，比如以“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肯定“淡”的意涵，而我想起了另一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当年有人向吴清源请教围棋，吴先生便是以“中和之道”来回应他。围棋须争胜负，但也须求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效率的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那就是中和的意思。每一手必须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合之棋”。

有关“淡”与中国文化的话题，实在很多。汉学家论中国，最长处在视角，可惜思维、行文常有隔。朱利安较少运用西方理论，致力于挖掘中国典籍，参悟得比较透，有中国味儿，让我感觉很亲切。📖

《我们时代的镜像》： 喜剧里的时代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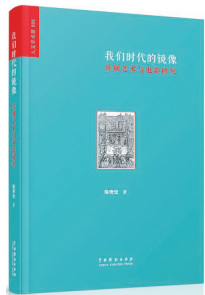
文 | 董凯兰

喜剧自诞生到现在，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变革。从最初为了搞笑而搞笑，到后来对社会现象的讽刺戏谑，再到包含了丰富的艺术特征并蕴含了深意。喜剧片的内容有了层次感，从让人莞尔破颜到沉默思考，这中间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厚度。《我们时代的镜像——喜剧艺术与电影研究》一书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分析了周星驰和伍迪艾伦的残酷暴力美学、天马行空的奇幻电影如何反映时代镜像、国内外动漫产业里的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展现，还有戈达尔乌托邦式的时代救赎。其中，最让我觉得感触颇多的关于周星驰电影的美学研究。

作者认为周星驰电影里的无厘头其实都“有厘头”，不强行把底层小人物塑造得善良聪明，而是保留了他们因为生活环境所迫所造成的性格上狭隘阴郁、目光短浅等等的缺点，但同时也不否认小人物所存在的各种潜力，在对小人物的夸张表现之余映照了大世界的真实现象。可以说，周星驰之所以在时代影坛占据一席之地并被后来的青年导演奉为经典，源自于他独特的美学塑造和时代特征。

周氏幽默的风格消解了崇高与

严肃。他的电影有一种“拒绝崇高”的特点。传统意义上崇高的观念、形象在影片中常常被消解或嘲弄，并以一种低俗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似乎正式映射了现代社会的众多“伪君子”现象。而周星驰风格化的审美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把原本具有粗俗浅薄含义的“无厘头”改造成为了一种具有艺术意味的表达手段，也就是本书作者所认为的“有厘头”，因此，片中的“无厘头”搞笑不再是原本那种没有头脑、神经兮兮、粗俗随意的话语，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表达，是他嘲弄权威、解构经典和颠覆传统的一种方式，这样使“无厘头”成为了一种给观众带来审美愉悦的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表达手段。其次，这种“周氏”风格化的审美取向很好地掌握了观众的接受心理，较好地运用了“陌生化”的艺术手段，通过解构“无厘头”搞笑等手段使作品中的语言、人物形象、叙事、情节和技术手段都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使观众打破了原本的思维惯性而获得更加隽永的审美体验和独特的审美享受。最后，周星驰以喜剧的形式表达悲剧性的



《我们时代的镜像：喜剧艺术与电影研究》
作者：陈奇佳
版本：中国戏剧出版社
时间：2017年10月

内涵，作品的主题和内容都是严肃的，但却以喜剧搞笑的方式来表达，而这种喜剧搞笑的背后又能够使观众体会到现代人生存境遇艰难的悲剧性内涵，从而使观众在笑声中沉思并体味到一种伤痛和沉重。这是他对喜剧要让观众“笑中带泪”的美学品格的自觉追求，也是对喜剧电影深度的一种主动开掘。

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喜剧出现了一些时代异变与精神偏差，带有了反思性和时代特征，其精神内核趋于理性，我们对于这种上升态势的价值变化尚不能完全掌握，却从中窥见了影视作品导演们，在喜剧艺术方面所进行的对整个时代的思考，对这个时代背景下人类个体情感价值以及人类社会关系脉络的大胆解构。喜剧在成长，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在未来喜剧艺术必定能够盛放得下更多的精神内涵，在影视艺术领域发挥其价值。📖